五雜組

五雜組卷之九

陳留謝肇淛著
滎陽潘膺祉校

物部一

莫靈於龍人得而豢之莫猛於虎人得而檻之有欲故也故人而無欲名利不能羈矣

相人之書凡人得鳥獸之一形者皆貴大如龍鳳則大貴小如龜鶴猿馬之類亦莫不異於常人夫人為萬物之靈者也今乃以似物為貴耶

此理之所必無也
龍性最淫故與牛交則生麟與豕交則生象與馬交則生龍馬卽婦人遇之亦有爲其所汚者嶺南人有善致雨者幕少女於空中驅龍使起龍見女卽廻翔欲合其人復以法禁使不得近少焉雨已霑足矣
王符稱世俗畫龍馬首蛇尾又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

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然龍之見也皆爲雷電雲霧擁護其體得見其全形者罕矣

俗有立夏分龍之說蓋龍於是時始分界而行雨各有區域不能相踰故有咫尺之間而晴雨頓殊者龍爲之也又云龍火與人火相反得濕則燄得水則燔惟以火投之則反熄此亦不知其信否也

淮南子言萬物羽毛鱗介皆生於龍故有飛龍應龍蛟龍先龍之異而四族分焉其言甚恠誕

余嘗笑劉媪息大阪下有龍據其上而生高祖則劉氏子孫謂人族亦生於龍可也然聖人繫易於龍取象不一而足道德如老子乃得猶龍之譽其尊敬之亦至矣而古乃有豢龍御龍屠龍者何耶豈亦種類貴賤不同如人之有上知下愚天子匹夫者耶夫聖人無欲而龍未免有欲故終不能離夫物也

萬曆戊戌之夏句容有二龍交其一困而墮地天矯田間人走數百里競往觀之越三日風雷

挾之而升

司徒馬恭敏治河日於淮濟間得一龍蜕長數十尺鱗爪鬐角畢具其骨堅白如玉俗相傳云龍由蛟蜃化者壽不過三歲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囚牛好音蚩吻好吞嘲風好險睚眦好殺屓贔好文狴犴好訟狻猊好坐覇下好負重此語近世所傳未考所出而博物志九種之外又有憲章好囚饕餮好水蟋蜴好腥蠻蛉好風雨螭虎好文釆金猊好烟椒圖好

閉口切齒好立險鰲魚好火金吾不睡亦皆龍之種類也蓋龍性淫無所不交故種獨多耳

麟之長百獸也以仁獅子之服百獸也以威鳳之率羽族也以德而鶚之懾羽族也以鷙然麟鳳爲王者之祥獅鶚僅禁籞之玩君子宜何居焉

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華陰龍墮地化淸泉二道其一爲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今其地有龍骨山云故老謂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今世

所傳鳥王吹龍圖蓋本此也夫鳳非竹實不食而亦嗜龍腦耶

物之猛者不能相下如龍潛水中以虎頭投之則必驚怒鼓騰洶出之乃已西域人獻獅子有繫井傍樹者獅子彷徨不安少頃風雨晦冥龍從井中飛出是交相畏也

鳳麟皆無種而生世不恒有故爲王者之瑞龍雖神物然世常有之人罕得見耳但以一水族而雲雨雷電風雹皆爲之驅使故稱神也潛見

以時大小互用上可在天下可在田故聖人獨以屬之乾道

諸獸中獨獬豸不經見一云卽神羊也然神羊見於神異經其言誕妄不足信攷歷代五行四夷志如麒麟獅子扶拔騶虞角端史不絕書而獬豸無聞焉則世固未嘗有此獸也自楚文王服獬豸冠而漢因之相沿至今動以喻執法之臣亦無謂矣

皐陶治獄不能決者使神羊觸之有罪卽觸無

罪即不觸則臯陶之爲理神羊之力也後世亦
張繹之于定國無羊佐之民自不寃豈不勝臯
陶遠甚哉
永樂中曾獲麟命工圖畫傳賜大臣余嘗於一
故家得見之其身全似鹿但頸甚長可三四尺
耳所謂麕身牛尾馬蹄者近之與今俗所畫逈
不類也獅鷹世未必有此獸如果有之旣曰神
羊則其形當似羊不應如世所傳
宋嘉祐間交阯貢麒麟二狀如牛身被肉甲鼻

端有角食生芻果必先以杖擊其角而後食旣至樞密使田兒辨其非麟荅詔止稱異獸云時以爲得體沈存中筆談亦載此而誤以爲至和中沈又疑其爲天祿云

禁苑中四方鳥獸畢備其不可馴者盛以樊籠有鷙鳥高六七尺諸禽獸皆畏之不知其何名也獨無虎豹獅子之屬相傳先朝皆蓄以備遊翫至今　上中年尚有虎數隻一夕　上夢虎齧左足覺而腓痛疑其祟令司苑者勿與食餓

殺之內一虎甚大長丈許餓至二十四日方死呼聲動地自是不復畜焉

新安有衆逐虎虎竄入神祠中見土偶人扈然大也搏之偶踣而壓虎腰折焉衆生得虎時丁應泰爲令以爲異政通於神明也爲新其祠且令百姓歌謠之

山民防虎者有崖口缺虎常躍入迺以巨絙縱橫而空懸之虎躍而下浮胷絙上四足揷空不能作勢終不能脫矣又有以蒺布地及橫施道

側者虎頭觸之覺其黏也爪之不得下則坐地
上俄而遍體皆污怒號跳撲至死萬曆辛亥閩
西北多虎暴三五爲羣余時爲先室治兆從者
常遇之殆者數矣後郡公募人捕之旬日中格
三虎自是無患焉
江陵有貙人能化爲虎又有貙虎還化爲人
虎據地一吼屋瓦皆震余在黃山雲峰常聞虎
聲黃山較近時坐客數人政引滿㧌然之聲如
在左右酒無不傾几上者時謝于楚在坐因言

近歲有壯士守水碓爲虎攫而坐之碓輪如飛虎觀良久士且甦手足皆被壓不可動適見虎勢翹然近口因極力齧之虎驚大吼躍走其人遂得脫余謂昔人料虎鬚令人乃舐虎卵乎如此不如無生衆皆絶倒

胡人射虎惟以二壯士彀弓兩頭射之射虎逆毛則入順毛則不入前者引馬走避而後者射之虎回則後者復然虎雖多可立盡也中國馬見虎則便溺下不能行惟胡馬不懼獵犬亦然

何景明有猘犬咋虎詩蓋邊方畜也

戚大將軍繼光鎮閩日嘗獵得一生虎縶以鐵絙內檻中日令屠者飼肉十斤屠苦之賂一醫者爲告免薛醫諾之無何戚有目疾召醫醫言惟生虎目可療遂殺虎取目後戚目疾雖瘳而不虞醫之詐也

獸之猛者獅子之下有扶拔有駁有天鐵熊皆食虎豹者扶拔見諸史書常與獅子同獻似之而非也詩云隰有六駮易爲駮馬管子曰駮食

蛸蛸食駮䮄駮䮄食駁駁食虎太平廣記所載似虎而小食畧虎盡者是已天錢能熊似熊而猛常挾虎而嗜其腦唐高宗時加毗葉國獻之能擒白象又有酋耳亦食虎而魏武所遇䟾上師子頭與漢武時大宛北胡人所獻大如狗者又不知何獸也

水牛之猛者力皆能鬬虎虎不如也宣德間嘗取水牛與虎鬬虎三撲而不中遂爲牛所觝死

甃余鄉間牧牛不收嘗有觸虎於巖石上至死

不放者迨饒力盡牛虎俱斃禁苑又有鬭虎騾高八尺三蹄而虎斃又劉馬太監從西番得黑騾日行千里與虎鬭一蹄而虎死後與獅鬭殺獅折其脊死劉大慟騾能鬭虎古未聞也

滇人蓄象如中夏畜牛馬然騎以出入裝載糧物而性尤馴又有作架於背上兩人對坐宴飲者遇坊額必膝行而過上山則跪前足下山則跪後足穩不可言有為賊所劫者窘急語象以故象即捲大樹於鼻端迎戰而出賊皆一辟奔

瀆也惟有獨象時爲人害則穽而殺之
師子畏鈎戟虎畏火象畏鼠狼畏鑼
令　朝廷午門立仗及乘輿鹵簿皆用象不獨
取以壯觀以其性亦馴警不類它獸也象以先
後爲序皆有位號食幾品料每朝則立午門之
左右　駕未出時縱遊齕草及鐘鳴鞭響則肅
然翼侍俟百官入畢則以鼻相交而立無一人
敢越而進矣朝畢則復如常有疾不能立仗則
象奴牽詣它象之所面求代行而後它象肯行

不然終不往也有過或傷人則宣 勅杖之二象以鼻絞其足踣地杖畢始起謝 恩一如人意或貶秩則立仗必居所貶之位不敢仍常立甚可怪也六月則浴而交之交以水中雌仰面浮合如人焉蓋自三代之時巳有之而晉唐業教之舞及駕乘輿矣此物質旣龐笨形亦不典而靈異乃爾人之不如物者多矣

象體具百獸之肉惟鼻是其本肉以爲炙肥脆甘美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有髦象之約焉約

即鼻也

獸莫仁於麟莫猛於狻猊即師子莫巨於貘貐長四百尺莫速於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莫力於萬萬莫惡於窮奇食善人不食惡人

新安樵者得小熊大如猫蹒跚庭中犬至猛者見之亦溺下又長與人得一虎子其隣家有犬最警猛初見亦怖溺少選復來窺又走如此數四至暮則徑往咋殺之矣

今熊羆之屬世亦稀見江南多豺虎江北多狼

狼雖猛不如虎而貪殘過之不時入村落竊取小兒銜之而趨豺凡遇一獸逐之雖數晝夜不舍必得而後巳故虎豹常以比君子而豺狼常以比小人也

萬暦壬子十月有熊見於福州之平山二樵子遇之不識以爲猪也逐之熊人立而爪樵者衆呼逐之躍出城外穴大樹上官聞遣兵捕之士人素未識熊懼之甚圍而遠射之莫能中中者輒爲所接折而擲之良久一裨將至始曰吾山

中習熊力止敵一壯夫耳無畏也直至樹下彀矢一發而殪郡向未有此獸又入城中亦一異事也熊於字爲能火可無祝融之慮乎

昭武謝伯元言其鄉多熊熊勢極長每坐必跑土爲窟先容其勢而後坐山中人尋其窟穴見地上有巨孔者以木爲桎梏施其上而設機焉熊坐機發兩木夾其莖號呼不能復起土人郎聚而擊之至死不能動也

熊行數千里外每宿必有窩山中人謂之熊舘

虎則百里之外氣迷不返

鹿之屬則有麋有麔有麛有麈有麐猴之屬則有猱有猿有狖有玃猴之屬則有狸有貉有獾鼠之屬則有貂有鼮有鼸有鼷有鼩有鼷有鼨然麢似羊而從鹿蜼似猿而從虫鱍鯉似獺而從魚古人作字當別有取義也麢之性怯飲水見影無不驚奔故人食其心者多恇怯不知所爲蟨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故常與邛邛距虛比卽有難邛邛距虛負之而走蟨齧得甘

草必以遺邛邛距虛也號爲比肩獸然世未嘗見之宋沈括使契丹大漠中有跳兎形皆兎也而前足才寸許後足則尺許行則跳躍止則仆地此即蟨也但又未見邛邛距虛耳物之難博如此狠亦負狽今狠恒見而狽不恒見也

驘之爲畜不見於三代至漢時始有之然亦非中國所産也匈奴北地馬驢游牝自相交合而生今北方以爲常畜其價反倍於馬矣爾雅翼曰驘股有鎖骨故不能生俗又言驘骨無髓故

不能交合生子皆非也贏本驢馬埜合所成非本質也交而生子又不須父大僅如狗不堪乘載故人禁之不令交耳漢元康中龜茲王娶烏孫公主女自以尚漢外孫衣服制度皆半倣中國胡人相謂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者所謂贏也今作騾說文曰贏驢父馬母也駃騠馬父驢母也然駃騠爲神駿而騾爲賤畜可見人物禀氣於父不禀氣於母也又驢父牛母謂之馲駘見玉篇

拾遺記云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色如血者日行萬里黃者日行千里夫馬已死矣別之何爲別而至於破腦尚爲善別馬乎此亦可笑之甚者也

余在齊久其地多狼多蝟多貛多鼠狼貛如犬穴地中常以夜定出田野覓食雞鳴即還其行皆有熟路土人覓其穴置罝於穴口雞鳴時縱犬嗾之奔而入穴即獲焉其肉腯甚不能多啖也鼠狼雖小而竊食雞鴿之類一齧即斷其喉

十百爲羣皆齧殺無遺而後去行走如飛其氣腥惡狗齧之亦噦吐竟日云

江南山中多豪猪似野豖而大能與虎鬭其毛半白半黒勁利如矢能激以射人人取以爲簪云令髮不垢

齊晉燕趙之墟狐魅最多今京師住宅有狐怪者十六七然亦不爲患北人往往習之亦猶嶺南人與蛇共處也相傳天壇側有白狐云千餘歲矣鬚髯如雪時時衣冠與人往來人知之亦

無異也一旦駕幸天壇請雨匿數日不出駕返復至人問之曰天子每出百靈訶護雖溝澮窟穴皆有神主之何所藏匿然則安往笑曰直至泰山石竇中耳與一猾紳交善一旦張眞人來朝狐以帕一方托猾紳往求張印張見帕大怒曰此老魅敢爾言未畢狐已鎖縛跪庭下矣張曰野魅無禮若得吾印必且上擾天廷立取火焚殺之猾紳泣爲之請不得也一云是德州張猾紳爲李德陳侍御

元至正間范益者精於醫一日老嫗扣門求醫其女問所居曰在西山益俾其遠曰易與之來翌日二女至診之驚曰此非人脉必異類也當實告我嫗泣拜曰某實西山老狐也問何以能入天子都城曰眞命天子自在濠州諸神往護此間空虛久矣益乃與之藥而去無何而高皇帝起淮右益聞郎棄官去

狐千歲始與天通不爲魅矣其魅人者多取人精氣以成內丹然則其不魅婦人何也曰狐陰

類也得陽乃成故雖牡猴必托之女以惑男子也然不爲大害故北方之人習之南方猴多爲魅如金華家猫畜三年以上輒能迷人不獨狐也

杭州有猢猻能變化多藏試院及舊府内然余在二所嘗獨處累月意其必來或可叩以陰陽變化之理而杳不可得

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爲羣戚少保繼光勦倭時屯兵於此每教軍士放火器狙窺而習之乃

命軍士捕數百善養之仍令習火器以爲常比賊至伏兵山谷中而令羣狙鬬其營賊不虞也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地賊大驚駭伏發殲焉昔鍼尹燧象田單火牛江逌火雞今戚公乃以火狙智者相師大約類此

京師人有置狙於馬廐者狙乘間輒跳上馬背揪鬣搤項嬲之不已馬無如之何一日復然馬乃奮迅斷轡載狙而行狙意猶洋洋自得也行過屋桁下馬忽奮身躍起狙觸於桁首碎而仆

觀者甚異之余又見一馬疾走犬隨而吠之不置常隔十步許馬故緩行伺其近也一跡而斃

靈蟲之智固不下於人矣

置狙於馬廐令馬不疫西游記謂天帝封孫行者爲弼馬溫蓋戲詞也

余行江浙間少聞猿聲萬曆巳酉春至長溪宿支提山僧樓上積雨初霽朝曦薈蔚晨起憑欄四山猿聲哀嘯雲外凄凄如緊絃急管或斷或續客中不覺雙泪沾衣亦何必瞿塘三峽中始

令人腸斷也

獐無膽馬亦無膽兎無脾猴亦無脾豚無筋蟳亦無筋

瘈狗齧人令人腹中長狗雛而死急以藥治之狗從小便中出即有齧衣服者亟捲衣置圊上經數宿必有狗雛無數死其中又有一種狗不飲不食常望月而嘷者非瘈乃肚中有狗寶也寶如石大者如鵝卵小如雞子專治噎食之疾余在東郡獲其一每以施醫者然不甚効也

近歲一長洲令署中闔地下小犬吠聲𡚁此數
晝夜令人尋聲發掘杳無所見後亦竟無禍福
案晉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於旣陽地中聞犬
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雌一雄取
而養之皆死後爲桓玄所滅又吳郡太守張懋
廬江民何旭家皆然而俱不善終尸子曰地中
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
魏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
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至期

更冠幘皁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叓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叓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正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蹷而死卽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故今人相戒遇怪事不得言又諺語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閩中最多鼠衣服書籍百凡什物無不被損嚙者葢房屋多用板障地平之下常空尺許數間相通以妨濕氣上則瓦下布板又加承塵使得

竄穴其中肆無忌憚使如北地甎砌築牆椽上用磚石作仰板自然稀少矣閩中人若知此不但可防鼠亦可防火盜也

占書謂狼恭鼠拱主大吉慶唐寶應中洛陽李氏家親友大會而羣鼠門外數百人立驅之不去空堂縱觀人去盡而堂崩近時一名公將早朝穿靴已陷一足有鼠人立而拱再三叱之不退公怒取一靴投之中有巨虺尺餘墜焉鼠䶄不見以至可憎之物而亦能爲人防患若此可

怪也

猫之良者端坐默然而鼠自屏息識其氣也俗言别猫者一辟二積三咬四食今併其食者不可得矣長溪大金出良猫余常購之其價視它方十倍黒質金睛非不虓然大也而不能捕一鼠至其前而不能捉也此何異睢陽咋狐犬書之以發一笑

天順間西域有貢猫者盛以金籠頓舘驛中一縉紳過之曰猫有何好而子貢之曰是不難知

也能斂數金與我乎如數與之使者結壇於城
中高處置猫其中翌日視之鼠以萬計皆伏死
壇下曰此猫一作威則十里內鼠盡死蓋猫王
也
京師內寺貴戚蓄猫瑩白肥大逾數十斤而不
捕鼠但親人耳蓄狗則取金絲毛而短足者蹣
跚地下蓋兄事猫矣而不吠盜此亦物之反常
爲妖者也
太倉中有巨鼠爲害歲久主計者欲除之募數

猫往皆反爲所噬一日從民家購得巨貓大如狸縱之入遂聞咆哮聲三日夜始息開視則猫鼠俱死而鼠大於猫有半焉余謂猫鼠相持之際再遣一二往援當收全勝之功而乃坐視其困也主計者不知兵矣

鼠大有如牛者謂之鼷鼠爾雅謂之鼶舊說揚州有物度江而來形狀皆鼠而體如牛人莫能名有識者曰吾聞百斤之鼠不能敵十斤之猫盍試之乃求得一巨猫十餘斤者往鼠一見即

伏不敢動爲猫咋殺此亦鼠之一種不恒有者
也人云鼠食巴豆可重三十斤但未試耳
猗覺寮雜記云鷗白羽黑文胷頸皆青冠面足
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云白鷗失素是未識鷗
也然李白亦有白雪恥容顏之語豈相沿之誤
耶朱子詩傳鶴身白頸黑尾然鶴之黑者非尾
也乃兩翅之下翅歛則傳於後似尾耳此亦格
物之一端也
凡魚之游皆逆水而上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

搶而上鳥之飛亦多逆風蓋逆則其鱗羽順順而逆逆矣人之生於困苦而死於安樂亦猶是也陳後山談叢謂魚春夏則逆流秋冬則順流當再考之

孟子曰緣木求魚言木上必不得魚也今嶺南有鯢魚四足常緣木上鮎魚亦能登竹杪以口銜葉莊子曰衆雌無雄而又奚卵今雞鴨無雄亦自有卵但不雛耳婦人亦有無人道而生子者况物乎

詩云莫赤匪狐莫黒匪烏二物之不祥從古已忌之矣京師烏多而鵲少宫禁之中早暮飛噪千百爲羣安在其爲不祥也北方民間住宅有狐祐者十常二三而亦不甚害人久亦習之矣鴉鳴俗云主有凶事故女子小人聞其聲以唾之即縉紳中亦有忌之者矣夫使人預知有凶而愼言謹動思患預防不亦吾之忠臣哉乃人皆樂鵲而惡鴉信乎逆耳之言難受也

洞庭有神鴉客帆過必飛噪求食人以肉擲空

中哺之不敢捕也楚人好畏羅願云岳陽人以
兎爲地神無敢獵者又巴陵烏絶多無敢弋其
語信矣

烏與鴉似有別其實一也南人以體純黑者爲
反哺之烏而以白頸者爲鴉惡其不祥此亦不
然古人烏鴉通用未有分者烏言其色也鴉象
其聲也舊說烏性極壽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
松死後能倒一烏而世反惡之何也

猫頭烏即梟也閩人最忌之云是城隍攝䰟使

者城市屋上有梟夜鳴必主死喪然近山深林中亦習聞之不復驗矣好事者伺其常鳴之所懸巨炮枝頭以長藥線引之夜然其線梟即熟視良久炮震而隕地矣此物夜拾蚤蝨而晝不見丘山陰賊之性即其形亦自可惡也古人以午日賜梟羹又標其首以木故標賊首謂之梟首

梟鵩鵂鶹鴟鵂訓狐猫頭皆一物而異名種類繁多鬼車九首則惟楚黔有之世不恒見

世俗相傳謂倉庚求友以爲出於詩然詩但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初不指其何鳥也凡鳥雌雄相呼朋類相喚者亦多矣不獨鶯也釋者以禽經有鶯鳴嚶嚶之語遂以詩人爲咏倉庚不知禽經乃後人所撰正因詩之語而附會之耳豈可引以證詩乎況揚雄羽獵賦有鴻鴈嚶嚶之句可又指爲鴈乎

淮南子季秋之月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來賓

者以初秋先來者爲主而季秋後至者爲賓也許叔重解以鴈來爲句而曰賓雀者老雀也棲宿人家如賓客然崔豹古今注亦云雀一名嘉賓必有所考今記於此

白鶂相視眸子不動而風化不必形交也鶂即鷁似鴈而善高飛昔人謂其吐而生子未必然也又鸕鷀亦胎生從口吐出此屢見諸書者而未親見之

鶻與隼皆鷙擊之鳥也然鶻取小鳥以煖足旦

則縱之此烏東行則是日不東往擊物西南北亦然蓋其義也隼之擊物遇懷胎者輒釋不殺蓋其仁也至鷹則無所不噬矣故古人以酷吏比蒼鷹也

鷹産於遼東渡海而至登萊其最神駿者能見海中諸物輒撲水而死故中國之鷹不及高麗産

教鷹者先縫其兩目仍布囊其頭閉空屋中以草人臂之初必怒跳顛撲不肯立久而困憊始

集臂上度其餧甚以少肉啖之初不令飽又數十日眼縫開始聯其翅而去囊焉囊去怒撲如初又億而馴乃以人代臂之如是者約四十九日迺開戶縱之高飛半晌羣鳥皆伏無所得食方以竹作雉形置肉其中出沒草間鷹見即奮攫之遂徐收其繇焉習之既久然後出獵擒縱無不如意矣

狡兎遇鷹來撲輒仰卧以足擘其爪而裂之鷹即死惟鶻則不用爪而以翅擊之使翻便啄其

目而攫去又鷹遇石則不能擭兎見之輒依巖石傍旋轉鷹無如之何則盤飛其上良久不去人見而跡之兎可徒手捉得也

南京一勳貴家畜獮猴甚馴旣久輒戲其侍婢主怒而欲殺之逃匿報恩寺塔頂出沒趫捷人無如之何或教放鷹擊之猴見鷹至卽裂其爪鷹反斃焉如是數四主怒甚募有能擊者予百金一遼東人應募解絛縱鷹鷹形甚小至塔頂盤飛良久瞥然遠逝不知所之萬衆相視罔測

良久乃從天際而下將至猴身乘其張目熟視將毛羽一抖黄沙蔽天而下猴兩目眯不能開一擊而隕地矣乃知向之遠去爲藏沙也物之智如此主大喜厚賜之

有魚鷹者終日巡行水濵遇游詠水族悉啄之又有信天翁者不能捕魚立沙灘上俟魚鷹所得偶墜則拾食之昔人有詩云荷錢荇帶緑波空唼鯉含鯊淺草中江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楊用脩丹鉛録亦載此詩以爲蘭廷

瑞作也一云瀛水上有二鳥立不動者名信天緣奔走不休者名謾畫

虎鷹能擒虎豹亦展沙眯其目虎畏之遠望輒妥首藏匿今北方鷲鳥如鵰者亦能搏麞鹿食之鷲則彌大能攫牛虎矣

鷹畏青鵰糞沾其身則肉爛毛脫漅將容跡其後略捎之卽遠逝青鵰輒飛糞濺之長至數尺如是再三糞漸微以至盡卽爲鷹擊矣物之以智相制也

謝豹蟲也以羞死見人則以足覆面如羞狀是蟲聞杜鵑聲則死故謂杜鵑亦曰謝豹而鵑啼時得蝦曰謝豹蝦賣笋曰謝豹笋則又轉借以爲名其義愈遠矣一云蜀有謝氏子相思成疾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因呼子規爲謝豹未知是否

羽族之巧過於人其爲巢只以一口兩爪而結束牢固甚於人工大風拔木而巢終不傾也余在吳興見雌雄兩鸛於府堂鴟吻上謀作巢旣

無倚依又無枝葉木銜其上輒墜余家中共嗤
笑之越旬日而巢成矣鸛身高六七尺雌雄一
雙伏其中計寬廣當得丈餘雜木枯枝縱橫重
疊不知何以得膠固無恙此理之不可曉者
凡鳥將生雛然後雌雄營巢巢成而後遺卵伏
子及子長成飛去則空其巢不復用矣其平時
棲宿不在巢中也故有鵲巢而鳩居之者
閩大司徒馬恭敏公在山東日庭中有鶴雌雄
巢於樹杪無何生二雛雌雄常留一守巢其一

遠出覓食以爲常時方盛夏公常命吏李謹護之一日雄者出而不返旬餘無耗公嘆息以爲遇害又數日雛鳴甚急視之則雄從南方飛來將至巢長鳴一聲有樹一枝墜地紅實纍纍吏人不識持以白公視之則茘支也計閩廣相距五千餘里不憚跋涉而遠取之其愛至矣亟命榜而送之巢中其雌雄環鳴不已若感謝云

鯤化爲鵬莊子寓言耳鵬即古鳳字也宋玉對楚王曰鳥有鳳而魚有鯤其言鳳皇上擊九千里

負青天而上正祖述莊子之言也鵠即是鶴漢黃鵠下建章而歌則曰黃鶴是已故戰國策說士或言鵠或言鶴交互不一物同而音亦同也此雖小事亦博物者所當知

景州進士田吉赴廷試日鵲巢其檣直至潞河吉自負必得大魁後乃以傳文字罰殿一舉余按吳孫權時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後果不得死所其占正與

吉合惜無有以和事告之者

閩中稅監高宷常求異物於海舶以進御有番雞高五尺許白色黑文狀如鬬雞但不聞其鳴耳有白鸚鵡甚多又有黃者其頂上有冠如芙容狀番使云此最難得者

東方有魚焉如鯉六足有尾其名曰鮯南方有鳥焉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鵸䲹西方有獸焉如鹿白尾馬足人手四角其名曰玃如北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其名曰相繇中央有虵焉

人面豺身鳥翼蛇行其名曰化蛇此五方之異物也

五臺山有蟲狀如小雞四足有肉翅夏月毛羽五色其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而毨恐寒而號若曰得過且過其糞如鐵狀若凝脂恒集一處醫家謂之五靈脂是也

古人有鬭鴨之戲今家鴨豈解鬭耶鬭雞則有之矣江北有鬭鵪鶉其鳥小而馴出入懷袖視鬭雞又似近雅吾閩莆中喜鬭魚其色爛熳嘉

鬪纏繞終日尾盡齧斷不解此魚吾郡亦有之俗名錢片魚畜之盆中諸魚無不爲所齧者故人皆惡之而莆人乃珍重如許良可怪也

鶉雖小而䮖然最勇健善鬪食粟者不過再鬪食穄者尤耿介一鬪而決故詩言鶉之奔奔言其健也此物至微而上應列宿有鶉火鶉首鶉尾等象與朱雀玄武靈異之物同列有不可解者一云鳳鶉火之禽天文之鶉蓋指鳳也非䳺鶉之鶉亦未知是否

昔人以閩荔支蠣房子魚紫菜爲四美蠣負石作房纍纍若山所謂蠔也不惟味佳亦有益於人其殼堪燒作灰殊勝石灰也子魚紫菜海濵常吊不足爲奇尚未及遼東之海參鰒魚江瑤柱惟福清萧中有之然余從來未識其味亦未見其形也大約海錯中惟蠣與西施舌稱最餘者不足呫也

閩有帶魚長丈餘無鱗而腥諸魚中最賤者獻客不以登俎然中人之家用油沃煎亦甚馨潔

嘗有一監司因公事過午歸餓甚道傍聞香氣甚烈問何物左右以帶魚對立命往民家取已煎者至宅啖之大稱善且怒往者之不市也自是每飯必欲得之去閩數載猶思之不置人之嗜好無常如此吳江顧道行先生亦嗜閩所作帶魚鮓遇閩人輒索而閩人賤視此味常無以應之也

唐皮日休以鱟魚殼爲樽澁峰觺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此亦好奇之甚矣閩中鱟殼山積

土人以爲杓入沸湯中甚便不聞其可爲樽也
郎虎蟳龍蝦鸚䳇螺之屬亦不甚當於用耳
閩中蟳蝤大者如斗俗名曰蟳其螯至强能殺
人捕之者伸手石罅中爲其所鉗牢不可脫一
遇潮至便致淹没即至小者亦鉗人出血其肉
肥大於蟹而味不及也又有一種殼兩端銳而
螯長不螯俗名曰蠘陶穀清異録巳載之矣在
雲間名曰黃甲浙之海鹽齊之沂州皆有之又
有殼斑如虎頭形者曰虎蟳它方之人多取爲

玩器而其味彌不及矣

北地珍鰒魚每枚三錢漢王莽啗鰒魚憑几不復睡後漢吴良爲郡吏不阿太守賜良鰒魚百枚又南齊時有遺褚彦回三十枚者每枚直數千錢則古人已重之矣鰒音撲入聲今人讀作鮑非也韻譜云一名石决明一殼如笠黏石上閩中亦有之但差小耳

海參遼東海濵有之一名海男子其狀如男子勢然淡菜之對也其性温補足敵人參故名海

參

吳越王宴陶穀蚌蝤至蟛蚏六十餘種時閩爲吳越所併大抵皆閩產也蝦自龍蝦至線蝦極小者計亦不下三十餘種人之徇口腹廼至窮極若此山東濱海水族亦繁而人不知取沿河淺渚春夏間螺蚌蜆蛤甚多至饑荒時乃取之而亦不知烹臛之法也使是物產閩廣間已無噍類矣海豐產銀魚然須冬月上浮時爲風吹成冰不能動然後土人琢冰取之春風至則逸

矣其取魚網釣之外無一物也

俗言鯉魚能化龍此未必然鯉性通靈能飛越江湖如龍門之水險急千仞凡魚無能越者獨鯉能登之故有成龍之説耳陶朱公養魚以六畝地爲池求有子鯉魚長二尺者十六頭壯鯉三尺者四頭内之期年之中可得魚七萬頭葢其性易育而又不相食故也又按許慎云鮪魚三月遡河而上能度龍門之浪則化爲龍而不言鯉也唐韻㟍山一名龍門山在封州大魚上

化爲龍上不得點額流血水爲之丹都無鯉魚之文乃知俗說無稽

魴即鯿也陽晝所謂若食若不食者也然今之鯿魚最易取常空羣而獲之宋張敬兒獻高帝至一千八百頭豈古用釣而今用罟故有難易耶

韋昭春秋外傳注曰石首成鶃鶃鴨也吳地志亦云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鳧今海濱石首至今未聞有化鴨者書之以廣異聞

鯊魚重數百斤其大專車鋸牙鉤齒其力如虎漁者投餌郎中徐而牽之怒則復縱如此數次俟至岸側少困共拽出水郎以利刃斷其首少遲恐有掀騰之患故市肆者未嘗見其首余在真州藥肆中見之猛獰猶怖人也按毛詩鱨鯊註鯊狹而小常張口吹沙郭氏所謂吹沙小魚者則非今閩廣之鯊魚也今鯊魚乃鱘類耳

鯤鵬數千里或莊生之寓言然崔豹古今注云鯨鯢大者長千里則似實有之矣神異經謂東海之大魚行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余家

海濵常見異魚一日有巨魚如山長數百尺乘潮入港潮落不能自返擱刺沙際居民以巨木柱其口剖其肉至百餘石潮至復奮鬐浮出不知所之又有得巨魚脊骨爲臼者今見在也若非親見以語人人豈信乎宋高宗紹興間漳浦海塲有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至剜目乃覺轉鬐而旁艦皆覆近時劉參戎炳文過海洋於亂礁上見一巨魚橫沙際數百人持斧移時僅開一肋肉不甚美肉中刺骨亦長丈餘劉攜與

根歸以示人想皆此類耳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爾雅翼謂凡魚無肚獨鱖魚有肚能嚼焦氏筆乘引此釋肥字義亦似牽合凡魚之肥者固多也恐志和詩意亦未便至此至於以鱖魚爲鯽魚又誤矣二魚余皆見之大小形質夐然不同何得混爲一耶

吳陳湖傍有巨潭中産老蚌其大如船一日張口灘畔有浣衣婦以爲沉船也蹴之蚌閉口而沒婦爲驚仆甞有龍來取其珠蚌與鬭三晝夜

風濤大作龍爪蚌於空中高數丈復墜竟無如之何景泰七年冬河氷盡合蚌自湖西南而出氷皆摧破堆壅兩岸如積雪然以後遂不知所之矣

爾雅曰蜃小者珧是以蜃爲蚌屬羅願曰蜃大蛤也故海中車螯亦有謂之蜃者然古人蛟蜃同稱若蚌蛤屬豈能變化爲人害陸佃埤雅云蜃形如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噓氣成樓臺然則蜃有二種而海市

蜃樓及許遜所誅愼郎者必非珧蛤明矣又雉入大水爲蜃雉本蛇所化晉武庫中雉飛而得蛇蛻是也則其入水爲蜃亦從其類耳而羅氏以爲蛤屬俱誤也

龜之爲物文采靈異古人取之以配龍鳳然以知吉凶之故不免有刳剔鑽灼之慘何不幸也狐疑之人每事必卜焚骨棄板積若丘山此與雞豚何異而聖人作事謀始乃恐於戕靈物之命以千萬計必不其然古者大龜藏之府庫爲

寶國有大事則告廟而卜焉世世用之臧氏所請三年而一兆者是也非一灼而遽棄之也今龜卜南方不甚用之而市肆所鬻敗龜板者皆已灼之餘歲不知其幾也近一友人謂甲必生取者始靈得龜不即殺之以巨石墜其首而生剔其肉宛惨之狀令人不忍見聞此豈可施於神靈之物者龜而有知當銜寃報仇其不告以吉凶審矣故卜可廢也

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可爲杖蚶大

者如斗可爲香爐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濵人習見不足爲異也

嘉興天寧寺有蜈蚣長七尺許時出簷際人間見之而不爲害一日雷震其後殿遂不復見南京報恩寺塔頂有蜘蛛大如斗垂絲數百丈直至南城樓後亦爲雷所擊俗云物人則有珠故龍來取之候官水西村民擊殺一蛇其大異常剥其皮挂肉於柱雷霆殷殷遶簷角不散衆懼而棄之野余謂此亦當有珠故龍以雷至惜村

人無辨之者

宋乾道間行都北關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傍各具五指

海粉乃龜黿之屬腹中腸胃也以巨石壓其背則從口中吐粉吐盡而斃名曰海粉持齋者常誤食之

河豚最毒能殺人閩廣所產甚小然猫犬鳥鳶之屬食之無不立死者而三吳之人以為珍品其腊名西施乳乃其肝尤美所忌血與子耳其

子亦有食者少以鹽漬之用燕脂染不紅者即有毒紅者無毒可食一云烹時用傘遮蓋塵墜其中則殺人中毒者橄欖汁及蔗漿解之然千百中無一二也

有客於吳者吳人招食河豚將行其妻孥尼之曰萬一中毒奈何曰主人厚意不可却且聞其味美也假不幸中毒便用糞汁及溺吐之何害旣及席而市者以夜風不能得河豚也徒飲至夜大醉歸不知人問之瞠目不荅妻孥怖曰是

河豚毒矣急絞糞汁灌之良久酒醒見家人皇皇問所以具對始知俣矣古人有一事無成而虛咽一甌溺者不類是耶

東方朔客難云以管闚天以蠡測海蠡古螺字也注以爲瓠瓢非是楊用脩引方言蠡字解之愈僻而愈不通矣

殺黿割肉懸析間見無人便自垂至地聞人聲即縮黿肉割盡而留腸屬於首數日不死鳥攫之反爲所嚙南人無食之者乃子公以爲異味

何也廣陵沙岸上有水牛偃𣊓一𪚥大如席𨷼出水際潛往牛所牛覺亟起環行出其後奮角觝之𪚥即翻身仰卧不能復起爲濵江人擊殺之古有相傳水牛殺蛟當不虛也

儀眞人有網而得𪚥者縶其足置豕圈中將烹之入夜有虎入圈以爲豕也搏之爲𪚥所齧至死不放虎剔甚而伏比明衆至格殺虎以𪚥爲有功放之於江焉

𪚥鼉皆能魅人河東記載元長史事甚詳又唐

開元中燉煌李䴏過洞庭衂血沙上爲鼉所舐遂化爲鶴形與其家人赴任而鶴㕛被鼉禁制水中如是數年遇葉法善問其故乃飛石往擊其鼉鶴始得生故今舟行相戒不敢瀝血水中雜劇載鯉魚精事與此相似

南人口食可謂不擇之甚嶺南蟻卵蚺蛇皆爲珍膳水雞蝦蟆其實一類閩有龍虱者飛水田中與灶蟲分毫無别又有泥笋者全類蚯蚓擴而充之天下殆無不可食之物燕齊之人食蠍

及蝗余行部至安丘一門人家取草蟲有子者
蝶黃色入饌余詫之歸語從吏云此中珍品也
名蚰子縉紳中尤雅嗜之然余終不敢食也則
蠻方有食毛蟲蜜蝍者又何足恠
陸佃埤雅云蜉蝣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
寸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噉之美於蟬也
據其形質卽是龍虱之類古人以爲口食久矣
然韓令人不聞有食者而古人食之又一新事
也

萬曆間京師市上有鳥大如鸚鵡毛色淺黃足五指有細鱗如龜狀名曰沙雞云自塞外至者其味亦似山雉

余弱冠至燕市上百無所有雞鵝羊豕之外得一魚以爲稀品矣越二十年魚蟹反賤於江南蛤蜊銀魚蟶蚶黃甲纍纍滿市此亦風氣自南而北之證也

大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繭織以爲帛大僅如紙每供御用之物即便棄擲

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澣濯縫紉爲簾帷之屬一日　上見問之具以對　上曰如此殊可惜即勑以紙代之停所進貢踰年川中奏詔書到後野蠶比年不復吐繭村民有衣食於是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翌歲蠶復生矣固知惟正之供不偶然也
江南無蝗過江即有之此理之不可曉者嘗其盛時飛蔽天日雖所至禾黍無復孑遺然間有留一二頃獨不食者界畔截然若有神焉然北

人愚而情故不肯捕之此蟲起火如歸若積薪燎原且焚且瘞百里之內可以立盡江南人收成後多用火焚一番不惟去穢草亦防此等種類也

相傳蝗爲魚子所化故當大水之歲魚遺子於陸地翌歲不得水則變而爲蝗矣雌雄旣交一生九十九子故種類日繁案史傳所載尚有螟蛉蟊蠈蟊賊等名雖云食心食苗各異同一種耳酉陽雜俎云腹下有梵字首有王字又云都

吏侵漁百姓則蝗食穀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文吏也語雖荒唐可以警世

姚崇令姚若水捕蝗至數百萬石蝗患訖息今之有司能設法捕除即不能盡絕未必無少補也况蝗不避人易於擒捉飛則千萬爲羣可以羅網夜以火取之尤易而坐視其縱横莫之誰何豈不哀哉

京師多蠍近來不甚復見惟山東平陰陽穀等處最多遇其蟄時發巨石下動得數斗小民亦

有取以爲膳者相傳爲蠍螫者忍痛問人曰吾爲蠍螫奈何答曰尋愈矣便卽豁然若呌號則愈痛一晝夜始止關中有天茄可治蠍毒余在齊固安劉君養浩爲郡丞傳一膏藥方傳之痛立止屢試神効

蠍雙尾者殺人余初捕得蠍輒斬其尾縱之後以語人一客曰若斷尾復出卽成雙尾害不淺矣後乃殺之

蠍孕子在背長則剖背出而母死此亦梟破獍

之類也

嶺南屋柱多爲蟲蠹入夜則齧聲刮刮遍昔攬人眠書籍蟫蛀尤甚故其地無百年之室無五十年之書而蛇蟲虺蜴縱横與人雜處蓋依稀鸞獠之習矣

蚊蓋水蟲所化故近水處皆多自吳越至金陵淮安一帶無不受其毒者而吳興高郵白門尤甚蓋受百方之水汊港無數故也李趙唐史補稱江東有蚊母鳥湖州尤甚余在湖州蚊則多

矣不聞有鳥吐蚊也南中又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裂而蚊出焉塞北又有蚊母草亦生蚊者鳥之吐蚊如蠅之糞蟲不足異也草木生蚊斯足異矣

京師多蠅齊晉多蠍三吳多蚊閩廣多虵蛇蠍與蚊害人者也蠅最癡頑無毒牙利嘴而其擾人尤甚至于無處可避無物可辟且變芳馨爲臭腐涴淨素爲緇穢驅而復來死而復生比之讒人不亦宜乎

物之最小而可憎者蠅與鼠耳蠅以癡鼠以黠其害物則鼠過於蠅其擾人則蠅過於鼠世間若無此二種晝夜差得帖席矣譬之於人蠅則嗜利無耻舐痔吮癰之輩也鼠則舞文駔驓雄行奸命之徒也故防鼠難於防虎驅蠅難於驅

蛇何者易之也

蠅雌者循行求食雄者常立不移足及交則雄負雌其勢在尾近背上蜂及蜘蛛未有見其交者陰類多相賊也

江南有花地遍狀如小蚍蟄立殺人嶺南有夜虎𧈫其類也

江南山谷中有黒蜂大如蟯螂能螫殺人俗云七枚能殺一水牛楚詞云赤蟻若象玄蜂若壺是也

山蜂螫人皆復引其芒去惟蜜蜂螫人芒入人肉不可復出蜂亦尋死傳言尹吉甫後妻取蜂去毒繫衣上以誘伯奇卽此也余在楚長沙見蜜蜂皆無刺玩之掌上不能螫人與蠅無異又

可佐也
物之小而可愛者莫如蟻其占候似智其兼弱
似勇其呼類似仁其次序似義其不爽似信有
君臣之義焉兄弟之愛焉長幼之倫焉人之不
如蟻者多矣故淳于棼縱酒遺世而甘爲之壻
亦有激之言也
人有掘地得蟻城者街市屋宇樓堞門巷井然
有條唐五行志門成元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
十步濶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可謂異矣

蜂亦有之

蟻有黃色者小而徤與黑者鬬黑必敗僵屍蔽野死者輙舁歸穴中喪亂之世戰骨如麻人不及蟻多矣又有黑者長寸許最强螫人痛不可忍亦有翼而飛者

蛣蜣轉丸以藏身未嘗不笑蟬之癡也蜘蛛垂絲以求食未嘗不笑蠶之烹也然而清濁異致仁暴殊科故君子寧餓而清無飽而濁寧成仁而殺身無縱暴以苟活

蟬之爲蜣蜋也孑孓之爲蚊也不善變者也盲鼠之爲蝙蝠也田鼠之爲鴽也善變者也雉之爲蜃也雀之爲蛤也有情而之無情也腐草之爲螢也朽麥之爲蛾也無情而之有情也

淮南子曰孑孓爲蟁孑孓今雨水中小蟲也其形短而屈羣浮水面見人則沉其行一曲一直若無臂然故名之孑無右臂也孓無左臂也一作孑孓音吉厥或作蛣蟩稍久則浮水上而爲蚊矣葛稚川曰蠛蠓之育於醯醋芝檽之産於

枯木蛣蟩之滋於泥淤翠蘿之秀於松枝彼非
四時所創匠也言皆因物成形自無而有耳
天地間氣化形化各居其半人物六畜胎卵而
生者形化者也其它蚤蝨蟫蠹科斗蝦蛄之屬
皆無種而生既生之後抱形而繁卽殄滅罄盡
無何復出葢陰陽氤氳之氣主於生育故一經
薰蒸醞釀自能成形葢卽陰陽爲之父母也
水馬逆流水而躍水日奔流而步不移尺寸兒
童捕之輒四散奔迸惟嗜蠅以髮繫蠅餌之則

擒抱不脫釣至案几而不知也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謂負它子作巳子也故人以過房子爲螟蛉此語相沿至今然蜾蠃實非取它物爲子也迺放卵窠中而殺小蟲以飼之耳陶隱居爾雅注云蠮螉銜泥竹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塞之以俟其子爲糧此語鑿鑿有據足破千古之誤且詩但言蜾蠃負之未言其作巳子也則揚子雲類我之說誤之也

壁虱有越街而齧人者夷堅志載之詳矣閩中有一獄中壁虱最多諸囚苦之每晴明捜求了不可得一獄卒以昧爽出見市上有黒道如線視之虱也從獄中出越大門過市西一賣餅家壚下匿焉餅家久且致富卒乃白官發壚得數斗燔殺之臭聞十數里自此獄中得甦而賣餅家遂敗落矣壁虱閩中謂之木虱多杉木中所生治者以麥藁燒灰水淋之

江南壁虱多生木中惟延綏生土中遍地皆是

也入夜則緣床入幙噆人遍體成瘡雖徙至廣庭懸床空中亦自空飛至南人至其地輒宛轉叫號不可耐無計以除之也

治蚤者以桃葉煎湯澆之蚤盡死治頭虱者以水銀探髮中其大要在掃灑沐浴而已然人有善生蝨者雖日鮮衣名香終不絕俗傳久病者忽無蝨必死其氣冷也

書中蠹蛀無物可辟惟逐日翻閱而已置頓之處要通風日而裝潢最忌糊漿厚褙之物宋書

多不蛀者以水裱也日晒火焙固佳然必須陰冷而後可入筒若蒸而藏之反滋蠹矣

蚺蛇大能吞鹿惟喜花草婦人山中有藤名蚺蛇藤捕者簪花衣紅衣手藤以往蛇見輒疑立不動即以婦人衣蒙其首以藤縛之其膽護身隨擊而聚若徒取膽者以竹擊其一處良久刹刀剖之膽即落矣膽去而蛇不傷仍可縱之後有捕者蛇輒逞腹間創示人明其已被取也其膽噙一粟於口雖拷掠百數終不死但性大寒

能萎陽道令人無子嘉禾沈司馬思孝廷杖時有遺之者遂得不死而常以艱嗣爲慮越三十餘年始得一子或云其氣已盡故耳

蛇油可合硃砂能令印色隱起不蘸

蜈蚣長一尺以上則能飛龍畏之故常爲雷擊一云龍欲取其珠也余親見人懸食器於空中者去地七尺許一大蜈蚣盤旋窺伺無如之何良久於地下作勢頭尾相就如彎弓狀一奮擲而上卽入器中矣

三吳有鬬促織之戲然極無謂鬬之有場盛之有器必大小相配兩家審視數四然後登場矣賭左右袒者各從其耦其賭在高架之上只為首二人得見勝負其為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寓目而輸直至於千百不悔甚可笑也

促織惟雌者有文采能鳴健鬬雄者反是以立秋後取之飼以黃豆麋至白露則夜鳴求偶然後以雄者進不當意輒咋殺之次日又以二雄進又皆咋殺之則為將軍矣咋殺三雄則為大

將軍持以决鬬所向無前又某家有大將軍則衆相戒莫敢與鬬乃以厚價潛售它邑人其大將軍鬬止以股一踢之遠去尺許無不糜爛或當腰㕮斷不須鬬也大將軍死以金棺盛之將軍以銀瘞於原得之所則次年復有此種不則無矣

促織與蜈蚣共穴者必健而善鬬吴中人多能辨之小說載張廷芳者以鬬促織破其家哭禱於玄壇神夢神遣黑虎助之遂獲一黑促織所

向無前旬日之間所得倍其所失此雖小事亦可笑也又黑蜂有化爲促織者勇健異常但不恒值耳

嶺南多虵人家承塵屋霤蛇日夜穿其間而不齧人人亦不懼也聞有人面蛇者知人姓名晝則伺行人於山谷中呼其姓名應之則夜至殺其人然主家多蓄蜈蚣蛇至近則蜈蚣籠中奮擲縱之出逕往咋蛇或曰子美詩薄俗防人面蓋謂此也

菖蕭能去蚤虱而來蛉窮蛉窮者入耳之蟲也說者以爲蚰蜒然蚰蜒蝸牛之屬不能入耳郭氏曰蚰蜒大者如釵股色正黃其足無數如蜈蚣然則今之蠷螋也蠷螋周官作蛷螋能以溺射人成瘡亦不聞有入耳者吳人又以蝸牛之無角者爲蚰蜒則是水蛭馬蝗之屬非蚰蜒也物之傳訛者多

蜻蜓飛好點水非愛水也遺卵也水蠆化爲蜻蛉蜻蛉相交還於水中附物散卵出復爲水蠆

水蠆復爲蜻蛉交相化禪無有窮已淮南子曰
水蠆爲蟌兎齧爲䖪物之所爲出於不意
稽聖賦曰蠐螬行以其背蟪蛄鳴非其口按山
海經有獸以其尾飛有鳥以其鬚飛不獨龍以
角聽已也
山東草間有小蟲大僅如沙礫嗜人痒痛覓之
即不可得俗名拿不住吾閩中亦有之俗名没
子蓋烏有之意也觀山東名爲倠矣
浙中郡齋嘗有小蟲似蠐螬而小如針尾好綠

窻紙間能以足敲紙作聲靜聽之如滴水然蹴之輒躍此亦焦螟之類與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蟲作聲曰韓尸尸未幾而韓謐誅

蟲有應聲者在人腹中有聲輒應有消麪者食麪數斗立盡有銷魚者安數斗鱠中鱠即成水亦能銷人腹塊有畏酒者元載聞酒氣即醉醫於其鼻尖挑一青蟲謂爲酒魔從此能飲有名恠哉者寃氣所結得酒則消有名蛕蛔者喜食

枯桐尤瘖古墨耳聾人置耳邊立効有名脉望者蠹魚三食神仙字所化有名度古者能食蚯蚓而温會江州所嗜漁人背者大如黄葉眼遍其上一眼一釘竟不識其何蟲也
物作人言余於文海披沙中詳載之矣今又得數事姑記於此楊州蘇隱夜卧聞數人念阿房宫賦聲急而小視之虱也其大如豆殛殺之唐天寳間當塗民劉成李暉以巨舫載魚有大魚呼阿彌陀佛俄而萬魚俱呼其聲動地明弘治

問慶陽天雨石子大如鵝卵小如雞頭皆作人言

東吳范漫翁迂審定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九 終